

1 博客丛林

# 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

周国平



世上种种纷争，或是为了财富，或是为了教义，不外乎利益之争和观念之争。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我们不免很看重。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并且绝对没有返回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也用鲁宾逊的眼光来看一看世界，这会帮助我们分清本末。我们将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真正值得我们坚持的精神原则都是十分有限的，在单纯的生活包含着人生的真谛。

2 我们平时斤斤计较于事情的对错，道理的多寡，感情的厚薄，在一天神的眼里，这种认真必定是很可笑的。

3 在大海边，在高山上，在大自然之中，远离人寰，方知一切世俗功利的渺小，包括“文章千秋事”和千秋的名声。

4 外在遭遇受制于外在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真正能支配我们的唯有对一切外在在遭际的态度。内在生活充实的人仿佛有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对变故和挫折持适当态度，心境不受尘世福祸沉浮的扰乱。

5 事情对人的影响是与距离成反比的，离得越近，就越能支配我们的心情。因此，减轻和摆脱其影响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拉开与事情之间的距离。如果那个立足点仍在人世间，与事情拉开了一个有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明智的态度。如果那个立足点被安置在人世之外，与事情隔开了一个无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超脱的态度。

6 “距离说”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是同样适用的。理解与欣赏一样，必须同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然后才能观其大体。不在某种程度上超脱，就决不能对人生有深刻见解。

7 物质的、社会的、世俗的苦恼太

多，人就无暇有存在的、哲学的、宗教的苦恼。日常生活中的琐屑限制太多，人就不易感觉到人生的大限制。我们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值得哀怜。

8 纷纷扰扰，全是身外事。我能够站在一定的距离外来看待我的遭遇了。我是我，遭遇是遭遇。惊浪拍岸，卷起千堆雪。可是，岸仍然是岸，它淡然观望着变幻不定的海洋。

9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被与事业相关的各种事务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

最近，围绕“男旦”李玉刚，产生了一场争议乃至风波。

李玉刚是央视《星光大道》推出的反串明星。他扮演的古典女性风情万种，身段婀娜多姿，媚眼顾盼传情，“舞迈金莲步，歌唱玉堂春”，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拿捏”得很有分寸，观众好评如潮。农家出身的小伙子，有如此不凡的才艺，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之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最近就对他痛批了一通。他认为李玉刚表演的男旦，“完全变得庸俗化了”，“不是穿上女装，戴上胸罩就能称之为艺术的”。梅先生对此气不打一处来，指斥之余还提交议案要求遏止这种“低俗”之风。至于李玉刚如何“庸俗化了”，哪儿“低俗”，表演及台风有何欠缺，则语焉不详，未闻一词。

任何“反串”演员，都要按照角色要求，从服饰、发型、面部等进行全方位地“包装”，使之形神兼备，这是艺术造型的需要，应是常识问题。“男旦”李玉刚焉能例外？穿裙子，戴乳罩，涂脂抹粉，娥眉云鬓，再正常不过了。这，怎么就成了李玉刚的“低俗”之处？令人费解。应该相信观众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所以认同和欣赏李玉

## 天上掉下个李玉刚

宋子牛

刚，不是只看他“穿上女装，戴上胸罩”，颠倒众生的扮相，而更看重的还是他的艺术功力，他对角色的把握和诠释，他本人的声腔条件及成功运用。遗憾的是，对李玉刚的男旦艺术，梅葆玖的看法显然和观众大相径庭。

至于“前有梅兰芳，后有李玉刚”，则是深爱他的观众情动于衷的溢美之词，虽属“发烧”却可理解。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怎能与大师比肩？但观众有此赞誉，说明对他的喜爱，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梅先生闻此震怒，大可不必。与其对一位正在艺术道路上跋涉的年轻人横加指责，不妨宽容一些，多做点拨后进浇灌浇灌的工作，这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也更能显示出大家风范和君子雅量。

记得几年前有位在民间红得炙手可热的年轻男旦胡文阁。他反串的林黛玉，扮相俊美，惹人爱怜，广受赞誉。小胡同志游走江湖，四处演出时，也是身着女装的。当时梅先生并未对此诘难。何也？原来小胡早已拜梅先生为师，入了“正规军”，修成了“正果”。看来，梅先生并不一概反对男旦“穿上女装，戴上胸罩”的，大概是有双重标准之嫌吧？

梅萼 枝頭半爻白雲隨風舞  
明月 隨檐下滿地銀塵伴影移

梅花绽枝头半白天云随风舞  
明月随檐下满地银尘伴影移  
李群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州市人民政府，在社会生活日趋安定，工商业迅速得到恢复的形势下，为加强土地利用和管理，组织专人对城区的街道地籍进行了普查登记，并在1950年3月公布了“郑州市城区标准地价等级的公告”。当年街道土地级别的分类，因西部尚未开发，整体上是按火车站向东、向北、向南呈扇形排列划分。共分七等，每等下面视街道所处位置又分若干个小级。现在看来有意思的

### 郑邑旧事

## 老郑州城区地价街等级的划分

王瑞明

是，当时每亩的地价不是以货币而是以“小米×斤”为单位。具体是：

- 一等，1级是：德化街、大同路中段（以福寿街南口向东到德化街南口为中段）。地价确定为小米1475斤。2级是：大同路西段（以福寿街南口以西为界）。小米1325斤。
- 二等，1级是：大同路中段，钱塘里、福寿街南段（以苑陵街西口为界）。小米1175斤。2级是：敦睦里、长春路、顺河街。小米1030斤。3级是：兴隆街、苑陵街、福寿街北段。小米925斤。

### 域外见闻

在美国当“车客”  
海啸  
到美国探亲时，舅舅带我到西部看望一位亲戚。舅舅不带我去车站坐车，而是在路边等车。有公共汽车经过时，舅舅不招手，而有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舅舅上前与司机说话，我隐约听出他们是在谈价钱。很快，舅舅就招呼我上车。

美国的车很多，途中，我看到很多车被堵得一塌糊涂。我们的车走走停停一段路后，就畅通了。车在路边停下时，舅舅招呼我下车。舅舅走到司机窗口前，叩了叩窗口的玻璃，车开窗后，司机拿出钞票，交给舅舅。司机向我们道了



竹篱映古镇

杨延文

## 《下班抓紧谈恋爱之2 貌似高潮》

传英

这是美女写手奕奕和新锐爱作家三十，联手打造的“下班抓紧谈恋爱”系列都市爱情小说之第二本。比起三十轻幽默的语言风格，这本小说显得更加调侃辛辣一些，文字中的那股桀骜不驯的狼劲，透露着一股“女权主义”，实际上在遭遇爱情的时

- 候，作为一个女人，依然是没辙。这本书网络原名“貌似高潮”，在2006年年底也是网络上人气最火爆的爱情小说之一，当然，在这个貌似情色的名字之下，文字却是干净得很。
- 百花园文艺出版社
- 六等，1级是：金隆街、豫丰里、北大街南段（以法院东街口为界）陇海花园等。小米125斤。2级是：福庆里、法院后街、法院东街等。小米100斤。3级是：杜岭街、太康北街等。小米75斤。
- 七等，1级是：李家门、蜜蜂张等。小米55斤。2级是：黄家门、职工路、北大大街等。小米45斤。3级是：彭公祠街、利民烟厂东一带、陇海铁路道南、北城墙根、刘楼、南工房、老赵砬、王监生

## 老郑州城区地价街等级的划分

庄。小米40斤。  
郑州市城区标准地价街等级划分后，对其范围内的房屋出让、转让、抵押提供了价格依据，有了明码标价。据老居民们说，这种地价实行了几年，确实起到了有章可循的作用，后来又进入了协议地价的历史。

## 在美国当“车客”

海啸  
定车里乘客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上这条通道。这条通道一般比别的道畅通。所以，一些“开单车”的人，为了不受堵车烦恼，只好请别人来搭便车，这就是美国搭便车较快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车客”一族出现了。一些人把搭便车视为赚钱之道，当起专职“车客”。“车客”坐车，司机是要付钱的。有些司机因为事急，怕路上被堵坏事，只好出钱请“车客”坐车。我们虽然是顺路，但当了一回“车客”。不过，咱们今天只当半个“车客”，所以，我只要了正常“车客”价钱的一半，即一小时四美元。因此司机要感谢我们。

几个月前，身为国小老师的沈佳仪，打电话给我。  
“何作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她的声音，久违了。  
“超惨，毛毛狗跟我分手了。怎么？你要再给我追一次吗？”我慵懒地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  
“这次恐怕不行喔。”她幽幽道。  
“又错过我的话，下次就是……”我还没说完，挖着鼻孔。  
“六月。”她接口。  
“？”  
“六月，我要结婚了。”她宣布。我莞尔。真想，给她一个拥抱。然后给我不认识的新郎，一个勇往直前的屁股突刺。  
“新郎……应该是大你很多岁的男人吧？”我猜。  
“噢，你怎么知道！”沈佳仪大吃一惊。  
“我想你再也受不了幼稚的男孩啊。”我大笑。  
她笑着反驳，我热烈回击。七年前的我，根本想象不到这样的画面。

怪怪的，做什么大家都会原谅你的！”  
“我才不要，最后跟新郎合照的时候偷偷踩他的脚就好了。”张教官歪着头，想了想，“这样比较成熟。”  
成熟个屁。  
“等一下好友上台发言时，廖英宏你去讲几句话，要骚一点喔！”阿和推举。  
“那我就拿着麦克风，很正经地说：勉强的爱情是，不、会、幸、福、的。哈哈！”廖英宏一说，大家笑得前俯后仰，连周淑真老师也笑得快岔气。  
我灵机一动，跑去跟暗中帮助过我的沈佳仪的姐姐干玉，要了一只奇异笔。  
“别动，我们来恶搞。”我在廖英宏的额头上，画了一条黑色的青筋。  
“换我帮你。”廖英宏乐得很，也帮我画了条又肥又粗的青筋。  
我们两个“面露青筋人”大刺刺地在婚礼上走来走去，张牙舞爪的装不寒，惹得干玉姐姐骂我们真是幼稚的小鬼。  
是啊，我们就是小鬼，所以才会追不到你妹妹呀，哈哈。



九把刀 著

新郎大了沈佳仪八岁，是个典型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沈佳仪一向比同龄的女孩成熟许多，看来是再适合不过。  
我心爱的女孩，也要展翅飞翔了。  
Chapter 22  
“新婚快乐，我的青春。”我写在红包上的祝福。  
婚礼那天，当年所有喜欢沈佳仪的男孩们全都到齐，连久违的周淑真老师也驾到，一起见证沈佳仪从女孩变成人妻、行情暴跌的历史画面。  
这根本就是一场盛大的老同学会，到场的有一半都是在爱情路上“志同道合”的难兄难弟……只能看着沈佳仪车尾灯的手下败将。我们合拍了一张怨念十足的照片。  
许博淳人在美国，我在纸上立牌画了一个笑得很白痴的他，放在桌上，每上一道菜大家就大声嚷嚷着“许博淳！上菜啦上菜啦！”我们嘻嘻哈哈，兴奋到随时都会掀桌暴动。  
“真是的，我一直以为柯景腾你会跟沈佳仪在一起呢。”周淑真老师摇头：“亏你还跟沈佳仪一起到我喝茶，真不中用。你们全部都退！”  
“老师，其实沈佳仪有跟我告白过啦，只是吼，哈哈！”我猖狂大笑。大伙开始乱七八糟讨论起来，等一下该怎么捉弄沈佳仪。  
“等一下灯光暗下，新郎进场时，张家训你伸脚偷把新郎绊倒啦！”我用力拍着张家训的肩膀，“反正你脑袋

灯昏暗，庄严的音乐响起。沈佳仪穿着一身典雅的白纱，在聚光灯下缓缓走过我们，抿嘴，偷偷对大家摆摆手。真美，聚光灯根本就是多余的。这是我看过，最美丽的新娘子。  
腼腆的沈佳仪低着头走到台上，由沈爸爸亲手交给新郎，全场掌声不断。我们又回到嘻嘻哈哈的乱欢乐，讨论起婚礼结束要怎么跟沈佳仪与新郎合照。  
“柯景腾，前几天我打电话问沈佳仪了，她说合照时可以亲新娘耶！”阿和得意洋洋，大伙点头称是。  
“亲新娘，可以伸舌头吗？啦啦啦啦啦……”我开玩笑，伸出舌头乱戳空气。  
“新郎都不会生气的，我们每个人都去亲吧！”没道过沈佳仪的李丰名摩拳擦掌，看着赖彦翔：“你没亲过女生哦？初吻就献给沈佳仪好了！”  
“那我们来猜拳，赢的人亲第一个！”廖英宏鼓噪，气氛又开始热烈起来。  
我开始神秘地沉默。大家都要我的话，我就绝对不亲新娘。  
我希望，在沈佳仪的心中，我永远都是最特别的朋友。  
幼稚的我想，想让沈佳仪永远都记得，柯景腾是唯一没有在婚礼亲过她的人。我连这么一点点的特别，都想要小心珍惜。我不只是她生命的一行批注，还是好多好多绝无仅有的画面。（完）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 连载

也有人笑我，你丈夫的钱都落在老婆口袋里了。其实，也不尽然，我丈夫或马终生，来不及考虑私人的生活享受，老郭则是步步跟随德邻，也没心思去购置房产，他们听到之处，都是借住别人寓所。直到抗日期间，老郭在桂林办了德智中学和保育院，这时，她较多时间在桂林，才买地建造了一两处小别墅。丈夫做了副总统，才在文明路建造了一间颇有气派的私邸。  
婆婆来了以后  
不到半年，我这个家便热闹起来。婆婆与三、四两弟妇，还有季季林族叔带了她们妻妾，儿女一行六人来到香港。婆婆一见面，还顾不上歇口气，便问：“幼邻吧他怎么样了？听说喉嚨生了个什么东西呀？真要命！”我不禁又好笑又惭愧，这都是我见识短浅造成的风波。原来是幼邻半个月前发高烧，喉嚨发炎，但必须开刀割除，否则以后常常因此生病，影响身体发育。我听说在喉嚨开刀，一时吓坏了，连夜拍电报给德邻。但是医生却等不及，要立即动手术，我那时只好听天由命了。想起我头一个孩子，才十个月，在乡下发烧三天就猝然夭折。如今好不容易把幼邻养大到七八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我命该无子？当天王太太来看，她说：“这个病我见过，医生开刀切除就好了，如果孩子不及时动手术，小孩子受罪，大人也辛苦。这手术很简单，不碍事的，你是一把钳子把口撑开，再用一把剪刀朝喉嚨咔嚓咔嚓，三剪两剪，剪下几块血肉模糊的东西，就算手术完毕。”  
我拍电报给德邻，没讲清是什么病，只是说有病要住院开刀。他着急了，立即派了一位副官来照应。到了香港，幼邻已经出院。大家当然只有高兴的。那副官笑话我：“大夫人你未免有点少见多怪啦，把个司令官急得！”大嫂说：“没事就好嘛，难道你倒宁愿少爷得了个险症住院，等你来照应才值得吗？你回去禀知司令，少爷的病不要紧，难道他会说你是白来一趟不成？恐怕司令只会欢喜你的份儿！”话虽这么说，我总有点后悔，请副官赶快拍电报给德邻，好使他放心。  
婆婆一行六人到来，这屋里便顿时热闹起来了。  
婆婆为人慷慨豪爽，人人都说她气度不凡，完全不像个乡下女人。她非久居城市，穿着并不华丽，但只要

她一到公司或餐馆，那些店员，侍者对她总是格外有礼，也不知婆婆什么时候学会了使小费，每次上餐馆，吃完饭，她都给小费，出手大方，从不吝惜。这些作风，后来我也慢慢学上了。  
在香港，婆婆偶而也打麻将，也是在上海住时学会的，不过她只是逢场作戏，并不沉迷。她在家中定下规矩：小别墅。丈夫做了副总统，才在文明路建造了一间颇有气派的私邸。  
不速之客  
民国十八年初夏（1928年），德邻突然来到香港，我事先全不知道。记得那天傍晚，门铃急响，大门开了，看见来人是德邻，因他已变得又黑又瘦，大嫂几乎认不出来，连忙叫我不去。我听得德邻说：“不用，不用，我上楼去。”话音未落，人已在我眼前。接着说：“想不到吧？来得这么突然。唉，想不到北伐胜利了，内战仍然不断。南京方面也太欺人了。竟然对我们广西军明压暗降，欲使我们无立足之地。我这一来是避避风头，免遭暗算。”听他说话略带带哑，神情沮丧，我从未见过他这般消沉气味的，莫非有大难临头？心中顿时着慌起来，急得张口结舌。大嫂问：“总司令吃饭了吗？”德邻摆手说：“吃过了。”“转脸又说：“德浩也来了，我们在罗便道。人家的屋子。随来的人很多。”说话间幼邻冲了进来，看见儿子，德邻脸上霎时开朗，笑嘻嘻地拉了幼邻抚摸着。问幼邻：“香港好不好，学校教师好不好？割扁桃腺时哭不哭，痛不痛？”还看了幼邻的喉嚨。幼邻回话：“香港好！奶奶在这里常常带我去吃西餐，我还跟三叔去看跑马哩！你还骑马吗？几时带我去坐马？”德邻同儿子说：“以后一定带你去吃西餐，去坐马，只是现在不行。爸爸有事。”时已万家灯火。德邻说：“我这次来香港，行动不便公开，以后时局好转，再来看你们，我得走了。”幼邻听说父亲要走，睁大眼睛，不说话了。德邻拉幼邻下楼，我和幼邻眼看他上车，绝尘而去，心中感到一阵怅惘。  
我转身上楼，刚才的见面，好似梦中。丈夫的面容憔悴多了，又黑又瘦，脸上的伤疤也明显起来，眼前还怕遭人暗算。越想越不放心。婆婆又怎么能怎样呢？但愿上苍保佑丈夫平安完事，再见有日！我倒不信，此时倒想要拜拜菩萨了。